

## 朱丽叶·比诺什的《茱莉小姐》

王晶 伦敦

作为电影演员的朱丽娅·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我已经被她所创造的无数荧幕形象所折服，从《布拉格之恋》的女招待特蕾莎，《新桥恋人》的富家女米歇尔，红百蓝三部曲中《蓝》剧中的茱莉，《英国病人》的女护士，《浓情巧克力》的薇安萝雪，她的千面人物以及法国女人独具的风情，被法国人誉为“国宝级影后”。但作为舞台剧演员的朱丽娅·比诺什，中国观众却少有机会领略到她在舞台上的媚态。



曾看过她一部当代舞蹈作品，与英国舞蹈家阿哈姆汗（Akham Khan）一起创作的<IN I>,描述的是一对情人从相遇、相识、相爱、相偎、相争、相厌而后相撕……两个自由的肢体，撞击、抚摸、重叠、交错，他们探索彼此的身体，记忆刻在肌肤上，时间却让气味逐渐消退随后瓦解，直至下一轮的开始。作为演员，她不断地探索自己表达的领域与身体表现的张力，当我们看惯了身边明星们着意在媒体上的搔首弄姿后，发现一个演员不断地拓展自己表达的极限，这是一件十分值得尊敬的事情。



今年，她又参与了另一部戏剧的演出，斯特林堡的戏剧作品《茉莉小姐》。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年1月22日—1912年5月14日）瑞典作家、剧作家和画家。斯特林堡是一个敢于直面人性的幽暗与真实的作家，也被称为戏剧界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横贯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之风。《茉莉小姐》创作于1888年，据说斯特林堡写这部戏只用了两个星期。这是一部有关阶层、爱情、欲望，两性间的战争与其相互间的作用。在1974年仲夏夜的晚上，富豪伯爵之女茉莉小姐，企图逃脱约定俗成的上流社会习俗，想寻得一些乐子，与仆人们在每年一季的盛夏派对共舞。她被具有良好修养的仆人让所吸引，欲与他缠绵，信誓旦旦说自己已经长大，要与他私奔。剧中充满了各种权利的较量，茉莉小姐强势于让，是因为她上流社会的身份；但让强势于茉莉小姐，是因为贵族价值观中的男尊女卑。对于《茉莉小姐》的解读，当然还不仅仅于此。但是茱丽叶·比诺什的《茉莉小姐》是怎样的呢？

一个纯白色高调的空间，极具现代感的极简建筑，将舞台分割为前后两个演出空间。前区是斯特林堡笔下的“乡间庄园宅邸的一个大厨房”，后区便是“乡间庄园的厅堂”。导演与设计将斯特林堡剧中的“玻璃门”强调放大，成为了舞台视觉空间的主要语汇。这样一幅幅的落地玻璃窗将巴比肯艺术中心

(Barbican Art Centre)戏剧厅的舞台口与观众席隔离开，观众像是从露天的花园偷窥这个大家庭在晚上所发生的一切。玻璃窗内正在举行一个狂欢的派对，斯特林堡所创造的19世纪末的上流社会家庭，以一幅十分当代的气息呈现在剧场里，这拉近了当代观众与这部作品的心理距离。舞台灯起，前区空间克莉丝汀正站在炉旁，让（剧中男仆）走了进来与她谈论着正在舞台后区空间里疯狂舞蹈的茉莉小姐，舞者有的戴上了面具，有的着上十分现代的服装。舞台的声音设计非常具有戏剧性，不仅推动着情节的高潮起跌，更在听觉上塑造着空间感。



我很难相信舞台上这位茉莉小姐的扮演者已经是48岁的茱丽叶·比诺什。她时而癫狂、时而冷静、时而噤若寒蝉、时而动如脱兔，与他搭档的是法国舞台剧的演员尼古拉·鲍查德（Nicolas Bouchaud）饰演让。对于《茉莉小姐》，茱丽叶·比诺什在接受BBC采访时说：“这个人物可以塑造于任何时代...我并不想

过度诠释茱莉小姐，否则这个人物就会丢失。相比于易卜生，以我的性格更加喜欢斯特林堡，他强烈、甚至疯狂，把生活中的一切撕开来看....我甚至没有用大脑在演绎这个人物，而是用我的身体，身体可以引领一切。”面对记者的采访，她非常抗拒给这个人物添上那么多的标签，比如“怪癖”、“独断”、“疯狂”、“半男半女”等等。她在意的是她所认知的那个“茱莉小姐”是怎样的，她希望怎样塑造这个人物，而不是别人所言的“茱莉小姐”。她以独特的表演经验在舞台上创作了一个人物性格层次丰富的茱莉小姐，同时也可见通过这个人物她也在舞台上疯狂地释放自己。



Juliette Binoche 朱丽叶·比诺什这支法兰西的淡菊，与索菲·马索的美迥异。她专注、沉默、寡言，内心的燃烧一直贯穿于《茱莉小姐》。此前只熟悉银幕中的她，今天感受着剧场里这位真实的女人，她在台上无限地释放自己，感触与剧场同呼吸的一刻，以及对自己的无尽探索。她如此放松、没有矫饰，她的美已无关乎年龄，无关乎艺术表现的形态，无关乎体现的空间，只关于那颗内心。

一种以现代版方式演绎经典，往往都充满了冒险。面对英国观众的苛刻与挑剔，茱丽叶·比诺什更加喜欢“行走”在这样的险境。

王晶 舞台设计师、专栏作者。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伦敦大学皇家中央戏剧与演讲学院研究生，英国 Prof. Gavin Henderson (CBE) 院长奖学金获得者，研究方向：SCENOGRAPHY。

